

光緒山西通志

鄉賢錄十

錄二之十

山西通志第二百二十五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提督軍務張瞻峯

自監修

宋 天聖至建炎

夏守贊字子美并州榆次人父遇戰沒契丹幼與兄守恩並
召入襄王宮稍長習通文字真宗初授右侍禁命往綏夏伺
察李繼遷西頭供奉官寄班祗候幸大名爲駕前走馬承
受時康保裔戰沒部曲畏誅言保裔險賊守贊受密詔變服
往廉得其情還奏詔恤其家幸澶淵汾陰皆爲駕前巡檢幸
亳州修行宮轉崇儀使每遣使至與楊崇勳迭爲館伴凡十
餘年累遷定州路都總管寶元二年召知樞密院事上問西
事守贊言宜併小障兵以據衝要伺便邀擊功或可成上然

之辨劉平石元孫之枉自請將兵擊賊換宣徽南院使陝西馬步軍都總管兼經略安撫緣邊招討使命以御劔隨之尋詔駐軍河中居數月徙屯鄜州康定元年召同知樞密院事以子隨卒請罷以宣徽南院使天平軍節度進判道相二州復爲眞定府定州等路都總管徙高陽關判瀛州卒贈太尉諡忠僖守恩字君殊亦累官眞定定州都總管

夏隨字君正守贇子慎重少過頗好儒多與士大夫游初蔭殿侍爲率府副率仁宗初除內殿承制歷閤門使出爲天雄軍兵馬鈐轄累遷鄜延路副都總管獲元昊僞書錦袍銀帶以遺金明李士彬隨力辨其行間士彬感激擊賊自效轉耀州觀察使知亳州劉平敗徙知河中以父爲經略留領會靈觀事守贇還復爲陝西副都總管兼緣邊招討副使卒贈昭

信軍節度使諡莊恪

王信字公亮太原人家故饒財少勇悍大中祥符中盜起晉絳澤潞數州信應募籍軍與其徒生擒賊七十人以功補龍神衛指揮使部使者薦召閱武藝遷御前忠佐軍領河中府同華鄜延丹坊州慶成軍管界捉賊又遷龍衛都虞侯兼鄜延巡檢劉平石元孫戰沒信以所部兵薄賊斬數十級遷捧日都虞侯改西京作坊使知鎮戎軍徙保安軍兼鄜延路兵馬都監至敵眾數萬夜薄城軍吏氣懾信領勁兵三千出南門與賊矢其前鋒因按兵不動逸騎潛上東山整軍乘勢而下擊走之多獲首級馬牛遷鈴轄兼經略安撫招討都監領貴州刺史葛懷敏敗信出兵拒敵俘斬甚眾進保州刺史就遷馬步軍都總管遂爲招討副使累遷馬步軍都虞侯象

州防禦使徙高陽關路王則變明鑄奏爲貝州城下都總管
城破則遁執之拜感德軍節度觀察留後召爲步軍副都指
揮使卒贈武密軍節度兼侍中

王凱字勝之從祖審鈞僑京兆饒于財散施結客日馳獵南
山下尹寇準見而奇之言全斌取蜀有勞審鈞又死忠義當
錄其孤遂爲三班奉職監鳳翔蓋屋稅厯左右班殿直擢閤
門祇候定邢趙都巡檢使徙麟州都監嘗出雙烽橋染枝谷
遇夏人破之又破龐青黃羅部再戰于伺候烽前後斬三百
餘級獲馬牛橐駝器械以數千計夏人圍麟州乘城拒鬪晝
夜三十一日始解去遷西頭供奉官代還爲內殿崇班麟州
路緣邊都巡檢使護糧道于青眉浪寇猝大至與同巡檢張
呂相失乃分兵出其後夾擊之復與呂合斬首百餘級又入

免毛川遇賊三萬凱兵祇六千陷圍中流石中面鬪不解斬首并自蹂踐死者以千數內侍宋承誠哭于軍劾罷之遷南作坊副使改并代州鈐轄管勾麟府軍馬事夏人二萬寇青塞堡凱出鞋邪谷轉戰四十里至杜胡川大敗之得所掠馬牛以還經略明鎬上其功領資州刺史會平甘陵盜拜澤州刺史累遷涇州觀察使又徙秦鳳路入辭諭以恩信遂復常貢召易阻絕宜安靜以處之至則與主帥撫以恩信遂復常貢召拜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侍衛親軍馬軍副都指揮使卒年六十六贈彰武軍節度使諡莊恪凱篤于故舊治軍有紀律善撫士卒平居與均飲食臨陣毅然不少假故士卒畏服戰無不力前後與敵遇未嘗挫衄子緘

石普太原人唐河中節度雄之後自幽州徙祖全周鐵騎軍

使父通事晉邸普十歲給事邸中以謹信見親補寄班祇候
遷東頭供奉官捕獲永興賊邢燧駝賈禿指數百人遷內殿
崇班帶御器械爲西川行營先鋒討平李順遷西京作坊使
領欽州刺史順餘黨稱邛南王又爲西川都提舉捉賊使入
奏面陳致亂由賦斂苛急農民失業宜稍蠲減之使白爲生
則不討而自平許之普卽還蜀揭榜諭上意蜀人悅服賊平
賜白金三千兩襲衣金帶鞍勒馬遷洛苑使領富州團練使
延州緣邊都巡檢使追殺羌乜羽王均亂爲川峽路招安巡
檢使從雷有終擊破賊于天回鎮圍益州城繕車礮又爲地
道攻城均平進冀州賜黃金三百兩白金三千兩特命兼帶
御器械爲保州兵馬幹轄北面行營押策先鋒戰廉良城長
城口獲俘敵器甲甚眾徙定州路副都總管靈州失守徙永

興軍上言臣嘗將兵輒破一錢與別將各持其半用相合爲
信上乃置傳信牌又獻禦戎圖請設塹以陷敵馬并上所置
戰械甚眾徙莫州總管望都改令統軍一萬屯莫州浚靜戎
順安軍營田河道徙屯順安西與魏能楊延昭田敏倚角掌
御劔內侍馮仁俊與普不叶上召仁俊還又令率所部屯乾
甯軍徙冀州總管澶淵之役王繼忠遣人持信箭遣普且通
密表和議成遷容州觀察使鄜延路副總管趙德明納款普
言不宜授以押蕃落使名目恐總制屬羌強橫將不可制乃
止兼管內蕃落使徙并代路改桂州觀察使鎮州路總管遷
保平軍節度觀察留後幸汾陰還至陝駐蹕城中賜詩令屬
從拜河西軍節度使知河陽徙許州築大流堰引河通漕京
師上軍機條目二卷用將機宜要訣二圖上言聞响所囉欲

陰報曹瑋請以所獻陣圖付瑋可使必勝會請罷醮設歲省
緡錢七千餘萬王欽若乘機搆之除名貶賀州仁宗遷左屯
衛左衛將軍分司西京給官第居蔡州遷大將軍卒普性倜
儻有膽略凡預討伐聞敵卽馳赴西平蜀盜大小數十戰屢
摧其勇通兵書陰陽六甲星厯推步之術太宗嘗謂普剛鷲
少合然藉其善戰每厚遇之後值忌日必盡室詣佛寺齋薦
以爲常

郭承祐字天錫中書令從義曾孫也娶舒王元偁女授西頭
供奉官補左清道率府率春坊左謁者眞宗爲玉石小牌二
勒銘以戒飭之仁宗初遷西染院副使西上閣門副使坐事
編管徙許州別駕起率府率遷西京作坊使勾當右驛院
進六宅使象州團練使承祐多言事指切人過失同列謂之

武諫官後累遷建武軍節度使以宣徽南院使判應天府府
壁壘不完盜至卒無以禦承祐始城南關凌沙灘盟三河徙
亳州厯知徐州轉運使蘇舜元薦之改知鄭州卒贈太尉謚
密

閻守恭并州榆次人父榮僞儻有志略劉繼元欲召至帳下
辭不就守恭體貌奇偉劉氏平徙太原民於大名府因僑家
焉往來負販并汾間過西山聞郭進爲都巡檢使慨然曰進
不過主亦行伍爾吾豈不及進邪遂應募隸拱聖軍擢殿前
押班咸平中從幸河北以功爲捧日副指揮使厯拱聖龍衛
捧日指揮使累遷左第二軍乾州刺史明道中以德州刺史
爲承興軍兵馬鈐轄徙并代路守恭性沈勇御軍嚴雖居家
如對賓客常訪求士大夫取郭進事師法之俸祿悉散予人

在并州因春社會客曰守恭太原一貧民爾徒步位刺史老復官鄉里踰分多矣今日與卿輩訣後十日卒

高若訥字敏之并州榆次人僑衛州進士及第補彰德軍節度推官改祕書省著作佐郎再遷太常博士知商河縣縣有職分田半種皆假於民獨廢不耕御史知雜楊偕薦爲監察御史裏行累遷起居舍人知諫院范仲淹奪職歐陽修移書責之未幾加直史館以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王蒙正知蔡州若訥言蒙正起禕販因緣戚里得官向徙柳州物論猶不平今予之大州可乎詔寢其命大慶殿設祈福道場言大慶殿非禮不御非法服不坐國之路寢也豈可聚老釋爲黷慢閭文應爲入內都知言其肆橫不法請出之遂出文應又言二府對纔數刻何以盡萬幾宜賜坐從容如唐延英

故事擢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留判吏部流內銓出爲河東
路都轉運使召還兼侍讀權判尙書刑部母服除加龍圖閣
直學士史館修撰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明年代吳育
爲樞密副使王則據貝州或議招降言河朔重兵所積今釋
不討後且啟亂階及破城議貸知州張得一言守城不死自
當誅况爲賊屈得一遂棄市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爲樞密
使凡內降恩多覆奏不行入內都知王守忠欲得節度使固
執以爲不可坐前囑歐斃路人皇祐五年罷觀文殿學士卒
贈右僕射謚文莊若訥彊學善記自秦漢以來諸傳記無不
該通尤喜申韓管子書明厯學通醫書雖國醫皆屈服張仲
景傷寒論訣孫思邈方書及外臺祕要久不傳悉考校訛謬
行之名醫多出衛州皆本高氏學皇祐中以漢貨泉度一寸

山西通志卷一百二十五 雜錄
依隋書定尺十五種上之并損益祠祭服器悉施用有集二

十卷

盧政太原文水人爲神衛都軍頭從劉平戰延州寇薄西南
隅兵不得成列政引數騎挑戰發伏弩二百射卻之日暮政
說平日今處山間又逼汗澤宜速退保後山須明決鬪不然
彼夜出乘高蹙我何以禦之平不聽遂敗政脫身歸及黃德
和誣平政言平被執非降也因自陳失主將當死上義其言
赦之以爲供奉官德州兵馬監押預討貝州率勇敢數百飛
纓絙堞而登守者莫能亢大軍乘以入遷內殿承制征儂智
高有功歷秦鳳高陽關都鈐轄累遷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
使涇原定并代四路副都總管累轉至武泰軍節度使時年
七十三氣貌不衰侍立殿下雖久無惰容能上馬踴躍觀者

壯之卒贈開府儀同三司

武英字漢傑太原人父密戰歿望都錄英三班借職以右班殿直爲忻代州同巡檢州將出獵敵乘間引百餘騎來寇英領眾左右馳射悉擒獲之以功轉左班殿直監雄州榷場改右侍禁閣門祗候爲環州都巡檢使徙洪德砦主又徙慶州柔遠砦元昊寇延州英主兵攻後禱以分敵勢擢內殿承制環慶路駐泊都監破黨平族又從任福破白豹城遷禮賓副使尋兼涇原行營都監與福合戰張家堡諸將皆趨利英度前必有伏眾不聽伏果發福敗英猶力戰自辰至申矢盡傷重遂遇害贈邢州觀察使錄子永符東頭供奉官永孚西頭供奉官永昌左侍禁姪永保左班殿直永錫三班奉職

安俊字智用太原人祖贊高州團練使仁宗開資善堂俊以

將家子謹厚選爲祇候卽位補右班殿直累遷東頭供奉官
閤門祇候爲環州都監破元昊吃吐井那諸砦韓琦上其功
遷內殿崇班環慶路都監徙涇原與狄青范恪同召使備北
邊葛懷敏敗命爲秦鳳路鈐轄復徙涇原條上禦戎十三事
再改原麟州遷六宅使貴州刺史再知忻代州帥臣誣奏降
京東路鈐轄知青州富弼爲辨理真除虢州刺史徙高陽關
路累遷侍衛步軍都虞侯陵州防禦使卒贈閬州觀察使俊
在邊久故羌人識之种世衡嘗問降俘若屬於吾將誰畏曰
畏安太保指俊於坐曰此長壽將軍是也

趙密字微叔太原清源人政和四年用材武試崇政殿授河
北隊將戍燕高宗開府檄統先鋒援汴建炎元年從張俊討
任城寇李昱統靖勝軍平賊董青趙萬徐明等累功轉武節

卽左軍統領金陷揚州士民渡江眾數萬密露立水濱磨舟
濟之破苗傅赤心軍於臨平金入明州殊死戰敗之進武功
大夫升統制紹興元年大破李成馬進皆北遁十年金侵亳
宿從俊營合肥出西路時水潦暴漲涉六晝夜始達宿與敵
遇敗之明年敵犯滁濠密進擊之且命張守忠以五百騎出
全椒縣伏篁竹間敵疑宵遁密乃引兵出六丈河斷其歸路
又敗之進中衛協忠大夫和州團練防禦使尋拜宣州觀察
使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降海寇朱明進定江軍承宣使
崇信軍節度使轉太尉拜開府儀同三司明年領殿前都指
揮使獻酒坊六十六所錢十萬緡銀五萬兩助軍詔獎之告
老以萬壽觀使奉朝請隆興二年進少保致仕俄再爲殿前
都指揮使敵聲言航海密不爲動迄如所料和議成罷爲醴

泉觀使乾道元年九月致仕卒年七十一贈少傅

以上太原府

孫復字明復晉州平陽人居泰山學春秋著尊王發微十二篇大約本陸淳而增新意山東自石介以下皆以先生事之年四十不娶李迪知其賢以其弟之子妻之復初猶豫石介與諸弟子請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欲託以子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復乃聽孔道輔聞其賢就見之介執杖履立侍復左右升降拜則扶之其往謝亦然介既爲學官語人曰孫先生非隱者也於是范仲淹富弼皆言復有經術宜在朝廷除祕書省校書郎國子監直講車駕幸太學賜緋衣銀魚召爲邇英閣祗候說書楊安國不悅罷之又坐孔直溫事貶處州監稅徙泗州知長水縣簽書應天府判官事通判陵州未行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言復經爲人

師不宜使佐州縣留爲直講稍遷殿中丞卒賜錢十萬復治
經勝胡瑗既病韓琦言于上選書吏給紙筆命其門人祖無
擇就復家得書十五萬言錄藏祕閣特官其一子

許翰字崧老晉州襄陵人

宋史作拱州襄邑人侯考

元祐三年進士宣和

七年召爲給事中書抵時相願罷雲中之師高麗入貢調民

開運河中書舍人孫傅論之坐罷翰謂傅不當黜時相怒落

職提舉江州太平觀靖康初復以給事中召除翰林學士尋

改御史中丞疏言邊事因陳決勝策張邦昌爲太宰上疏力

爭之种師道罷爲中太一官使翰言師道名將沈毅有謀山

西士卒人人信服不可使解兵柄且謂金人此行令一大創

使失利去則中原可保不然將來再舉必不可救宜起師道

邀擊之不能用擢中大夫同知樞密院論益不合以病去除

延康殿學士知亳州落職提舉南京鴻慶宮高宗初用李綱薦召復延康殿學士拜尙書右丞兼權門下侍郎李綱罷翰言綱忠義英發捨之無以佐中興今罷綱臣留無益力求去未許黃潛善奏戮陳東翰謂所親曰吾與東皆爭李綱者東戮東市吾在廟堂可乎求去益力章八上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復落職紹興元年召復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二月復資政殿學士三年五月卒贈光祿大夫翰通經術正直不撓與黼攸潛善輩異志卒不展著論語解春秋傳上

平陽府

任福字祐之河東人僑開封咸平中補衛士由殿前諸班累擢遙郡刺史元昊拒命除莫州刺史嵐石隰州緣邊都巡檢使奏曰河東地界大河斥堠疎闊願嚴守備以戒不虞上善

之移知隴州又知慶州兼環慶副總管聽便宜從事夏人寇保安鎮戎軍福與子懷亮姪婿成高聲言巡邊召諸將牽制敵勢行至柔遠砦夜部分諸將攻白豹城漏未盡抵城下四面合擊平明破之縱兵大掠焚巢穴獲牛馬橐駝七千有餘平骨咩等四十一族以功拜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賀州防禦使改侍衛馬軍都虞侯康定二年發涇原鄜延兩路兵西討招討使安撫韓琦計事聞元昊謀寇渭州琦募敢勇萬八千人使福將之以耿傅參軍事桑懌爲先鋒朱觀武英王珪各以所部從福節制福引輕騎數千趨懷遠城掠龍川諜傳敵兵少福等頗易之薄暮與懌合兵屯好水川觀英屯籠落川隔山五里約朔日會兵川口遇夏軍循川行出六盤山下懌馳犯其鋒福陣未成列賊縱鐵騎突之自辰至午

陣動眾傅山欲據勝地俄伏發自山背下擊士卒多墜崖壑相覆壓福力戰身被十餘矢小校劉進勸福自免福曰吾爲大將兵敗以死報國爾揮四刃鐵簡挺身決鬪鎗中左頰絕其喉而死懌肅英珪傅鼎柴贊王慶李簡李禹亨劉鈞及軍校數十士六千餘悉沒惟朱觀以兵千餘保民垣得全方元昊傾國入寇福臨敵受命所統皆非素撫士又分出趨利故敗特贈武勝軍節度使兼侍中賜第一區月給其家錢三萬粟麥四十斛子懷亮亦死之錄少于及從子凡六人

薛映字景陽寶鼎人唐相元超八世孫後僑蜀父允中孟氏給事中歸朝爲尙書都官郎中映進士及第授大理評事歷通判縣宋昇三州遷太常丞王化基薦爲監察御史知開封縣太宗召對爲江南轉運使後改京東轉運使徙河東兼河

西隨軍轉運求便養親知相州再領漕京東累遷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臨決明敏庭無留事在杭五年入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出知河南府祀汾陰還駐驛西京知映有治狀御書嘉獎遷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判尙書都省進樞密直學士知昇州民計牛出賦牛死租不得蠲映條奏與諸州悉蠲之尋糾察在京刑獄再判都省歷尙書左丞知揚并二州徙永興軍拜工部尙書兼御史中丞仁宗改禮部尙書再爲集賢院學士判院事知曹州分司南京卒贈右僕射謚文恭映好學有文博覽強記善筆札章奏尺牘下筆立成政尙嚴明吏不能欺每五鼓冠帶黎明據案決事雖寒暑無一日異子耀卿祕閣校理孫紳直龍圖閣

薛向字帥正河中萬泉人光祿卿顏孫也任太廟齋郎爲永

壽主簿權京兆戶曹遷邠州司法參軍侍御史陳洎行邊向陳三弊洎上其說悉從之邠守治子城立表於市以撤屋力爭罷之監在京權貨務連歲羨緡錢當遷秩移與其兄知鄜州大水郡卒戍延安求歸視弗得皆亡奔而室廬盡沒聚謀爲盜向遣吏曉之曰冒法以赴急人之常情而不聽若輩歸此武將不知變之過也亟往收溺尸黃汝擅還罪眾乃安又論河北糴法之弊朝廷是向計始置便糴司於大名以向爲提點刑獄兼其事武彊盜殺人而逸尉捕平民向覆其寃脫六囚於死入爲開封度支判官權陝西轉運副使請斥閒田予民置場於原渭以羨鹽之直市馬於是馬一歲至萬匹昭陵復土計費五十萬貫石遂舉所闕之數以獻坐事權知汝州甫數月復爲陝西轉運副使進使厚陵役費助如永昭將

漕八年入鹽馬芻粟數累萬民不益賦其謀爲最種諤往迎
嵬名山詔向與議廷議劾諤擅興向言諤亡身以殉國有如
不稱臣請坐之諤貶亦罷知絳州再貶信州移潞州神宗知
向才以爲江浙荆淮發運使遷天章閣待制上以向習知環
慶地形召詣中書舊制發運使上計毋得出入至是弛其禁
熙甯四年權三司使遷右諫議大夫河洮用兵向未嘗乏供
給及解嚴疏乞裁溢員汰冗卒省浮費節橫賦手勅褒納進
龍圖閣直學士元豐元年同知樞密院向幹局絕人尤善商
財計算無遺策用心至到御史數有言不聽以是益得展奮
其材業論兵上前通暢明決遂得大用及在政地多言宜養
威持重會詔民畜馬向旣奉令旋知民不便議欲改爲舒寬
論之斥知潁州又改隨州卒年六十六元祐中錄其言諡曰

恭敏

穆衍字昌叔河中人第進士調華池令民牛爲仇家斷舌訟於縣衍命殺之明日仇以私殺告衍曰斷牛舌者乃汝耶訊之具服後知淳化從韓絳宣撫陝西遇慶卒潰衍念母在耀亟謁歸信宿走七驛比至慶卒知衍名不敢近元豐中參种諤軍事諤第賞以死事爲下行曰此非所以勸忠也力爭之諤遣入塞詔往靈武援涓慶兩軍衍曰吾兵未及解甲安能犯不測諤乃止元祐初議棄熙甯衍言蘭棄則熙危熙棄則關中震唐自失河湟警及長安至今二百餘年非神考英武孰能克復若一旦委之恐後患益前悔將無及矣議遂止改陝西轉運判官金部戶部員外郎詔視熙河還請界二壘之間城李諾坪以控要害及他城堡皆起亭障以通涇原明年

遂城李諾名曰定遠三遷左司郎中紹聖初以直祕閣爲陝西轉運使加直龍圖閣知慶州徙延安又徙秦州未行卒年六十三敕河中官庀其葬後追錄蘭州議官其一子

薛季宣字士龍寶鼎人僑永嘉父微言起居舍人季宣六歲而孤伯敷文閣待制弼收鞠之從弼宦游及見渡江諸老聞中興經理大略喜從老校語得岳韓諸將兵間事甚悉年十七荆南帥辟書寫機宜文字獲事程頤弟子袁溉盡受其學權武昌令白帥劉錡以武昌形勢直淮蔡而兵寡勢弱宜早爲備錡不聽及金兵入稍稍貪季宣計畫未幾詔成閔入援季宣又說宣諭汪澈曰閔旣得蔡有破竹之勢宜守便宜勿遣而令其乘勝下潁昌道陳汝趨汴都金內顧且驚潰可不戰而屈其兵矣澈不聽時江淮仕者皆預遣其孥季宣獨留

家與民期曰吾家卽汝家卽有急吾與汝偕死民亦自奮縣多盜行保伍法禁捕博雜戲而許以武爭角勝負五日更至庭閱之賞其尤者不幸死予棺復其家三年鄉置樓盜發伐鼓舉烽瞬息徧百里縣治白鹿磯安樂口皆置戍復請得戰艦十甲三百羅落之守計定訖兵退人心不搖樞密使王炎薦於朝召爲大理寺主簿宰相虞允文白遣行淮西收流民以實邊季宣爲表廢田相原隰復合肥三十六圩立二十二莊於黃州以戶授屋以丁授田頒牛及田器穀種各有差廩其家至秋乃止凡爲戶六百八十有五分處合肥黃州間並邊歸正者振業之光州守宋端友招集五戶而詭增之以幸賞季宣按得其實奏劾之下端友大理還除大理正凡奏請論薦皆報可虞允文不悅居七日出知湖州會戶部以厯付

場務季宣奏民何以勝戶部譙責愈急季宣爭愈強臺諫交疏助之乃收前令改知常州未上卒年四十季宣於詩書春秋中庸大學論語皆有訓義

以上蒲州府

苗授字授之潞州人父京慶歷中死守麟州抗元昊授少從胡翼之學補國子生蔭供備庫副使王韶取鎮洮爲完鋒破香子城拔河府羌圍香子田瓊救之敗死乃簡騎五百屬授奮擊敗之休士二日羌復要架麻平注矢如雨授令曰第進無恐羶牌數百且至行前者傳呼羌驚亂力戰數十斬四千級又破之於牛精谷取珂諾城盡得河湟地知德順軍三遷西上閣門使鬼章寇河州授往一戰克撤衆論功第一遂知州事副李憲討生羌於露骨山斬萬級獲其大酋冷雞朴羌族十萬七千帳內附威震洮西拜昌州團練使龍神衛四廂

都指揮使徙知雄州熙州元豐西討授出古渭取定西蕩禹
臧花麻諸族降戶五萬城蘭州遇賊數萬於女遮谷登山逆
戰賊退伏壘中夜遁授踰天都山焚南牟屯沒煙凡師行百
日轉鬪千里始入塞授持議不苟合初在德順或議城饑南
授曰地阻大河壘道不濟非萬全計也役卽止征靈武詔授
高遵裕條上進退利害甚切元祐三年知潞州提舉上清大
平宮卒年六十七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莊敏

苗履授子爲開門祗候歷熙延渭秦四路鈐轄知鎮戎軍元
符初知蘭州詔同王瞻取青唐與姚雄合兵討峽羌錢羅結
贍將李忠戰敗羌復列陣以待履叱軍士納弓於韃拔刀而
入羌怙巢穴殊死鬪梟將陳迪王亨輩皆反走履獨駐馬不
動有酋突面前復繞出履背欲斷軍爲二力戰數十合羌退

乘勝圍蘭宗堡弗拔日暮收兵羌宵潰明日縱兵四掠焚其
族帳而還尋知慶州徙渭州進捧日天武都指揮使卒

苗時中字子居壺關人徙宿州以蔭主甯陵簿古河久陞請
開導溉田爲利甚博人稱苗公河調潞州司法參軍郡守欲
入囚死力爭守悟而聽之熙甯中以司農丞使梓州路密薦
能吏十人後皆進用人卒莫之知交人犯邊擢廣西轉運副
使宋師次富良江時中日賊必從問道來乘我不備至勢窮
然後降耳密備之旣而果從上流來戰敗始納款徙梓州轉
運副使韓存寶討蠻乞弟逗遛不行時中日師老矣將士暴
露非計存寶不聽卒敗林廣代存寶乞弟旣降復逸去追之
刁斗不暇嗚時日上以十萬眾相付豈以一死爲勇耶今
入異境變且不測廣悟亟止追者整軍進會班師軍行時中

以糧道遠創摺軍法食不乏遷兩階爲發運副使河東轉運使加直龍圖閣知桂州進寶文閣待制至戶部侍郎卒

李涓字浩然遵勗曾孫蔭殿直召試中書易階通直郎知鄂州崇陽縣靖康元年羽檄召兵鄂當發二千九百人皆未集涓獨以所募六百請行或謂盍徐之涓曰事急矣當爲東南倡而募士多市人不能軍涓出家錢買牛酒激犒之令曰吾固知無益然世受國恩唯直死耳死國留名男兒不朽事也眾皆泣卽日引而東北合蒲圻嘉魚二縣兵至蔡天大雪蔡人謀而奔曰敵至矣卽結陣以待俄游騎果集涓馳馬先犯其鋒下皆步卒蒙盾徑進乘勝追北十餘里敵大至飛矢蝟集二縣兵亟舍去涓創甚猶血戰大呼叱左右負已遂死焉年五十三士卒死者六七上官誣其遁去明年蔡人以尸歸

錄其忠贈朝奉郎官三子

王彥字子才上黨人性豪縱喜讀韜略父奇之使詣弓馬子弟所徽宗閱試補下班祗應爲清河尉從涇原經略种師道兩入夏國有戰功金攻汴彥棄家赴闕求自試河北招撫使張所異其才擢都統制使率裨將張翼白安民岳飛等十一將部七千人渡河敗金人復新鄉縣傳檄諸郡金率數萬眾薄彥壘圍數日彥以眾寡不敵潰圍出諸將散歸彥獨保共城西山結兩河豪傑圍再舉金購彥急彥慮變其部曲相率刺而作赤心報國誓殺金賊八字以示無他意撫愛士卒與同甘苦未幾兩河響應忠義民兵首領傅選孟德劉澤焦文通等皆附之眾十餘萬縣亘數百里皆受彥約束金命首領破彥壘首領跪泣曰王都統砦堅如鐵石未易圖也金問遣

勁騎撓彥糧道彥勒兵待之斬獲甚眾益治兵刻日大舉告期於東京留守宗澤澤召彥會議乃將兵萬餘渡河金以重兵襲其後而不敢擊彥趨行在見黃潛善汪伯彥力陳兩河忠義延頸望王師願因人心大舉北伐言辭憤激大忤時相意遂降旨免對以武翼郎致仕川陝宣撫張浚奏爲前軍統制徒知金州盜桑仲陷淮安襄陽乘勢陷均房直搆金州白土關眾號三十萬仲彥舊部曲申牘請曰願假道入蜀就食彥遣統領官門立爲先鋒擊之賊銳甚立戰死或請避之彥叱曰樞相張公方有事關陝若仲越金至梁洋則腹背受敵大事去矣敢言避者斬卽勒兵趨長沙平阻水據山設伏以待賊見官軍少蟻附搏戰彥執幟一麾士殊死戰賊敗走彥休士進擊追奔至白磧復房州紹興元年九月京西將李忠

攻金州都關彥戰不利關陷退屯秦郊令將士盡伏山谷間
焚秦郊積聚偽若遁者秦郊距郡城二十里路坦夷彥募敢
死士易麾幟設奇以待閔再宿賊至秦郊官軍逆戰大敗之
追襲至秦嶺遂復乾祐縣忠走劉豫初桑仲既敗還襄陽乃
鳩集散亡陷鄧州南攻德安西據均陽分眾三道一攻注口
關一出馬鄧嶺一擄洵陽前軍去金州不三十里彥曰仲以
我寡彼眾故分三道以離吾勢法當先破其堅則脆者自走
遣副將焦文通禦江口自以親兵營馬鄧相持一月大戰六
日賊大敗仲爲其下所殺冬僞齊秦鳳經略郭振以數千騎
掠白石鎮彥與關師古併兵禦大敗之獲振復秦州張浚承
制以彥節制商虢陝華州軍馬五年四月差知荆南府充歸
峽荆門公安軍安撫使彥措置屯田自蜀買牛千七百頭授

官兵耕營田八百五十頃分給將士有差六年六月以八字軍萬人赴行在至鎮江聞母喪乞解官不許趣入對遂以爲浙西淮東沿海制置副使以所部屯通州之料角七年正月因捕亡者與解潛軍鬪貶秩二等彥乞終餘服二月復洪州觀察使知邵州入辭上撫勞甚厚日以卿能牧民故付卿便郡行卽召矣九年卒於官年五十彥稱名將建炎初屢破大敵威聲振河朔時以和議召還又奪兵柄使治郡士譏惜之彥事親孝居官廉子弟有戰功不與推賞將卒以家財均給其弟姪焉

以上潞安府

李渭字師望西河人僑河陽進士起家爲臨潁縣主簿累官至太常博士河決滑州天聖初上治河十策參知政事魯宗道行河奏換北作坊副使爲修河都監尋罷爲鄆州兵馬都

監徒知憲州又知鳳州兼階成州鈐轄屬戶陷階州沙灘砦
渭知都校趙釗擾之奏流釗道州以恩信諭酋帥復其砦遷
軍器庫副使歷知原環慶三州詔舉勇略李諮以渭應詔徙
益利路兵馬鈐轄領惠州刺史遷東八作使擢西上閤門使
徙鄜延路再遷四方館使寶元元年元昊將山遇來歸渭與
知州郭勸謀卻之既而元昊拒命又奏元昊表猶稱臣可漸
屈以禮渭初兼知鄜州坐事貶尚食使知汝州徙磁州復降
右監門衛將軍白波兵馬都監卒

文彥博字寬夫汾州介休人本敬氏以避晉高祖宋翼祖諱
改焉少與張昇高若訥從穎昌史炤學炤母異之曰貴人也
待之甚厚及進士第知翼城縣通判絳州爲監察御史轉殿
中侍御史黃德和誣劉平降賊平家二百口皆械繫詔置獄

於河中鞠治得實他御史復來拒不納曰案具矣德和并平
奴卒就誅以直史館爲河東轉運副使遷天章閣待制都轉
運使連進龍圖閣樞密直學士知秦州改益州召拜樞密副
使參知政事明鑄討王則久不克彥博請行命爲宣撫使賊
潰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薦張瓌韓維王安
石等恬退守道乞褒勸以厲風俗與樞密使龐籍議省兵凡
汰爲民及給半廩者合八萬論者謂必聚爲盜上亦疑焉彥
博曰今公私困竭正坐兵冗脫有難臣請死之其策訖行進
昭文館大學士御史唐介劾之介貶彥博亦罷爲觀文殿大
學士知許州改忠武軍節度使知永興軍至和二年復以東
部尙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與富弼同拜士
大夫皆以得人爲慶先是富弼用李仲昌策穿六溧渠故道

北京留守賈昌朝素惡弼陰約內侍武繼隆令司天官二人俟執政聚時抗言不當穿河北方犯禁忌彥博知其意有所在然未有以制之後數日二人又上言請垂簾彥博視而懷之不以示同列而有喜色徐召二人曰天文變異汝職所當言也何得輒預大事汝罪當族二人懼色變彥博曰自今無得復然乃出狀示同列同列皆憤怒曰奴敢爾僭言何不斬之彥博曰斬之則事彰灼於中宮不安眾皆曰善旣而復使二人往定六潔方位繼隆白請留之彥博曰彼本不敢妄言有教之者耳繼隆默不敢對二人至六潔恐治前罪更言六潔在東北非正北也頃之彥博等始歸第當是時賴彥博弼持重眾心以安御史吳中復乞召還唐介彥博因言介言臣事多中臣病其間雖有風聞之誤然當時責之太深請如中

復奏時以彥博爲厚德久之以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封潞國公改鎮保平判大名府又改鎮成德遷尙書左僕射判太原府俄復鎮保平判河南母憂英宗起成德軍節度使三上表乞終喪許之尋除侍中徙鎮淮南判永興軍入爲樞密使在樞府九年又以極論市易司監賈果實損國體斂民怨爲安石所惡力引去拜司空河東節度使判河陽徙大名府身雖在外而上眷有加尋加司徒元豐二年拜太尉復判河南時王同老言至和中議儲嗣事彥博適入朝神宗問之彥博曰此仁祖知子之明慈聖擁佑之力臣等何功上曰卿深厚不伐善陰德如丙吉眞定策社稷臣也遂加兩鎮節度使辭不拜將行賜宴瓊林苑兩道中謁者遣詩祖道當世榮之久之請老以太師致仕居洛陽元祐初司馬光

薦彥博宿德元老宜起以自輔宣仁后將用爲三省長官而
言事者以爲不可乃命平章軍國重事六日一朝一月兩赴
經筵恩禮甚渥然彥博無歲不求退居五年復致仕紹聖初
章惇秉政言者論彥博朋附司馬光降太子少保卒年九十
二崇甯中預元祐黨籍後特命出籍追復太師諡曰忠烈彥
博隸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元祐間遣使耶律永
昌劉霄來聘望見彥博於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邪
何壯也館伴蘇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綜理庶務雖
精練少年有不如其貫穿古今雖專門名家有不逮使者拱
手曰天下異人也旣歸洛西羌首領溫溪心有名馬請於邊
吏願以餽彥博詔許之其爲外國所敬如此彥博雖窮貴極
富而接物謙下尊德樂善恐不及賓接邵雍程顥兄弟如布

衣交與富弼司馬光等十三人用白居易九老會故事置酒賦詩序齒不序官爲堂繪像其中謂之洛陽耆英會好事者莫不慕之導洛通汴主者過洛水不使入城彥博嘗因中使劉惟簡以閱詔令通行如初八子皆歷要官

狄青字漢臣汾州西河人善騎射初隸騎御馬直選爲散直賈元初趙元昊反爲三班差使殿侍延州指揮時士卒多畏怯青行常爲先鋒凡四年前後大小三十五戰中流矢八破金湯城略宥州屠曠畔歲香羊奴尙糶慶七家口等族燔積聚數萬收其帳二千三百生口五千七百又城橋子谷築招安豐林新砦大卽等堡皆扼賊要害嘗戰安遠被創甚問寇至卽挺起馳赴戰爭前爲用臨敵被髮帶銅面具出入賊中皆披靡莫敢當經略判官尹洙與談兵善之薦於經略使韓

琦范仲淹曰此良將材也二人一見奇之待遇甚厚仲淹授以左氏春秋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爾青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來將帥兵法益知名累遷西上閣門副使擢秦州刺史涇原路副都總管經略招討副使仁宗命圖形以進元昊稱臣徙正定路副都總管歷保大安遠二軍節度觀察留後馬軍都指揮使青奮行伍十餘年而貴而涅猶存上敕傅藥除字青指其面曰陛下以功擢臣不問門地臣所以有今日由此涅爾臣願留以勸軍事不敢奉詔以彰化軍節度使知延州權樞密副使皇祐中廣源州蠻僂智高陷邕州圍廣州楊略等經制無功又命孫沔余靖安撫青上表請行翌日入對言願得蕃落騎數百益以禁兵羈賊首致闕下上壯其言除宣徽南院使宣撫荆湖南北路經制廣南盜賊事置酒垂拱殿

以遣之時智高還據邕州青合孫沔余靖兵次賓州先是將
偕張忠皆敗死青戒諸將毋妄與賊鬪廣西鈐轄陳曙乘青
未至輒以步卒八千犯賊潰於崑崙關殿直袁用等皆遁青
晨會諸將堂上揖曙起并召用等三十人按以敗亡狀驅出
軍門斬之沔靖相顧愕眙諸將股栗已而頓甲令軍中休十
日覘者還以爲軍未卽進青明日乃整軍騎一晝夜絕崑崙
關出歸仁舖爲陣賊旣失險悉出逆戰前鋒孫節搏賊死山
下賊氣銳甚沔等懼失色青執白旗麾騎兵縱左右翼出賊
不意大敗之迫奔五十里斬首數千級其黨黃師宓儂建中
智中及僞官屬死者五十七人生擒賊五百餘人智高夜縱
火燒城遁遲明青按兵入城獲金帛鉅萬雜畜數千招復老
壯七千二百斂戶築京觀還至京拜樞密使賜第敦教坊優

進諸子官秩始交趾願出兵助討智高余靖言其可信青既至檄靖無通使假兵卽上奏曰李德政聲言將步兵五萬騎一千赴援非其精實且假兵於外以除內寇非我利也以一智高而橫蹂二廣力不能討乃假兵蠻夷蠻夷貪得忘義因而啟亂何以禦之請罷交趾助兵從之賊平人服其有遠略青在樞密四年每出土卒輒指目以相矜誇罷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陳州明年二月卒發哀贈中書令諡武襄青慎密寡言計事必審中機會而後發行師先正部伍明賞罰與士同飢寒勞苦敵猝犯無敢後先故其出常有功尤喜推功與將佐智高旣平經制餘事悉以諉沔沔始歎其勇旣而服其爲人尹洙貶死悉力矧其家事子諮詠並開門使詠數有戰功熙寧元年神宗以青起行伍而名動夷夏能保全終始

慨然思之命取畫象入禁中御製祭文遣齋中牢祠其家
郝質字景純汾州介休人少從軍挽彊第一充殿前行門換
供奉官爲府州駐泊都監主管麟府軍馬與田朮護軍需餽
麟州道遇西夏數千騎先驅力戰斬首獲馬數百又與朮行
邊至柏谷敵塹道爲阻質禦之於寒嶺下轉鬪逐北遂修復
甯遠諸柵宣撫杜衍安撫明鎬連薦之起遷內殿承制并代
路都監賈昌朝薦爲大名路鈐轄使討貝州文彥博命部城
西回河上有亭甚壯彥博遣小校蘭千守而質使千往他營
千去亭焚彥博將斬于質趨至帳下願代千死彥博壯其義
兩釋之自此益知名遷六宅使歷步軍副都指揮使宿州觀
察使召還宿衛改馬軍英宗遷武昌軍節度觀察留後加安
德軍節度使爲殿前副都指揮使神宗易節武昌爲都指揮

使元豐元年卒駕親臨贈侍中諡曰武莊質御軍有紀律犯者不貸而享犒豐渥公錢不足出己俸助之由微賤至貴得
以功次遷自奉簡儉食不重肉篤於信義表揭田臚前功官
其一孫善朝士董熙約爲婚姻熙死家貧竟以女歸董氏
李浩字直夫西河人通兵法以父定蔭從軍破僂智高韓絳
城羅兀領兵戰賞保嶺川殺大首領訛革多移斬千三百餘
級積官供備庫副使廣西都監著安邊策王安石言之上詔
對改管幹麟府兵馬又從章惇於南江引兵由三路入敘州
討舒光貴破盈口柵下天府擊殺狝狎降田元猛元詰遂城
懿州進討黔江蠻復城黔江惇上其功謂不當與他將比擢
引進副使熙河鈐轄李憲討山後羌將右軍至合龍嶺會戰
遣降羌乞嗿突敵帳俘其酋冷雞樸李密撒誠二千遷東上

閣門使爲副總管知河州安撫洮西五路討夏將前軍復蘭州遷引進使隴州防禦使知蘭州兼熙河涇原安撫副使坐事貶秩旋以戰吃囉瓦共連立功復之哲宗拜忠州防禦使捧日天武都指揮使馬軍都虞侯進黔州觀察使歷郿延安原永興環慶路副都總管再知蘭州卒贈安化軍留後王忠植石州人紹興九年金將斜卯阿里攻石州粘割胡撒率所部登城陷之十年秋忠植舉兵復石州等十一郡授武功大夫華州觀察統制河東忠義軍馬遂知代州尋爲建甯軍承宣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河東經略安撫使明年金圍慶陽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檄忠植以所部赴陝西行次延安叛將趙惟清執忠植使拜詔忠植曰本朝詔則拜金國詔則不拜惟清械詣撒離喝不能屈使甲士引詣慶陽城下

諭使降忠植大呼曰我河東步佛山忠義人也爲金人所執使來詔降願將士勿負朝廷堅守城壁忠植卽死城下撒離喝怒詰之忠植披襟大呼曰當速殺我遂遇害贈奉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官其將十八

以上汾州府

何宏中字定遠先世居鴈門叔祖青任忻州兵馬使因家焉祖行宣西遊相傳遇仙行宣子子奇子霖政和中中武舉子奇秉義卽武州宣甯尉子霖忠翊郎守豐州安豐砦皆沒王事宏中子奇子也幼倜儻儀觀秀整雅以奇節自許爲太學武舉進士宣和未方臘擾汀浙陳破賊三策徽宗褒諭已而破賊如宏中策遂知名宣和元年集英殿試策中第二調滑州韋城尉汴被圍獨韋不下兵退統制武漢英奏辟欽宗召赴軍前以路塞不果因請兵眞定宣撫司時种師中兵已潰

宣撫司檄副漢英守銀冶路既而太原破提兵並山而東將
援汴俄漢英戰死宏中收合散亡立山棚七十四所號令及
千里艱食數月人不敢相食詔爲武節大夫河東河北兩路
統制接應使是後金兵日盛所守唯銀冶一城金帥府募生
致宏中天會五年二月糧盡被擒大帥昭刺憐其忠解縛授
以官投牒於地曰我常以此物誘人出死力若輩乃欲以此
嚇我耶帥嘉其不降屈又問欲還鄉否宏中謀南奔陽以願
歸爲言會監送使臣愬之囚西京府君廟二年帥一日召授
官又不拜使充軍不從取家屬填城黃龍府益偃蹇不行帥
怒褫衣欲斬之宏中忻然就戮曰得死所矣擁之行已數十
步帥終不忍召還問爾授官不願充軍又不行填城又不行
斬又不懼畢竟欲如何宏中徐曰生死在公奚問爲帥怒解

繫之西京獄得州人保任數十族乃放歸請爲黃冠年六十

三正隆四年歿自號通理先生著成眞通理二集藏於家州

楊震字子發代州崞人善騎射爲安邊巡檢河東軍征賊底

河敵據山爲城下瞰官軍震率壯士拔劍先登斬數百級眾

乘勝平之上功第一從折可存討方臘自浙東轉擊至三界

鎮斬八千級追襲至黃巖賊帥呂師囊扼斷頭之險下石肆

擊累日不得進震請以輕兵緣山背上憑高鼓譟發矢石賊

驚走已復縱火自衛震身被重鎧與麾下履火突入生得師

囊殺首領三十人進秩五等還知麟州建甯砦初遼將小鞠

鞞西奔破豐州攻麟府震父宗閔屢摧敗之俘其父母妻子

靖康元年十月太原陷鞠鞞圍建甯叩壁語震令降時守兵

不滿百震約斬一級賞若干官帑竭繼以家人服珥吏士咸

奮越旬矢盡城不守與子居中執中力戰沒年四十四閭門俱喪唯長子存中從征河北獨免明年宗閔亦死事於長安建炎二年贈武經郎後諡曰忠毅

楊存中本名沂中字正甫魁梧沈鷲少讀書數百言力能絕人善騎射宣和末應募擊賊積功至忠翊郎靖康元年與張俊田師中從信德府守臣梁揚祖以萬兵援汴後隸張俊部曲俊薦之召見賜袍帶晝夜扈衛寢幄不頃刻去側上知其忠謹親信之劇賊李昱據任城以數騎入擊殺數百人上乘高望見介冑盡赤壯之飲以酒曰酌此血漢存中請復往日此賊膽碎卽成擒矣遂大破之復任城遷閭門祇候建炎二年討賊徐明於嘉興高宗南渡以勝捷軍從張俊守吳門從討苗劉金人攻明州又從俊殊死戰破之累功遷御前中軍

統制紹興元年從俊討李成率兵數十首破賊於豫章玉隆觀追至筠州賊驍將以眾十萬來援存中夜銜枚渡筠河出西山馳下擊賊俊以步兵夾攻俘八千人諸將議盡殲之存中曰殺降吾不忍遂乘勝追至九江成遁去遷宣州觀察使二年春進神武中軍統制三年討平嚴州妖賊繆羅六年十月劉猗眾十萬次濠壽間浚使存中往泗州與張俊合賊先犯定遠存中以兵二千襲取於越家坊旣而與猗兵遇藕塘賊據山列陣矢下如雨存中急擊之且使統制吳錫以勁騎五千突其陣陣亂存中鼓大軍乘之自以精騎衝其脅大呼曰破賊矣賊錯愕駭視前軍統制張宗顏自泗來乘背擊之賊大敗猗以首抵謀主李愕曰適見髯將軍銳不可當果楊

毅帥也卽以數騎遁去餘黨萬人僵立存中躍馬叱之皆怖

而降劉麟時在順昌孔彥丹圍光州皆拔砦遣得賊舟數百艘車數千兩十年爲淮北宣撫副使引兵至宿州以步軍退屯於泗將五百騎夜襲柳子鎮黎明不見敵而還金人以精兵伏歸路遂橫奔而潰旣而自壽春渡淮歸泗人心始安冬引兵還十一年以殿司兵三萬戍淮與金戰於柘皋金兵以拐子馬翼進存中日敵恃弓矢吾有以屈之使萬人操長斧如牆而進諸軍鼓譟奮擊金人大敗退屯紫金山死者以萬計渡江歸加檢校少保開府儀同三司十二年都護永固陵拜少傅二十年封恭國公二十八年拜少師恩數視樞密使在殿巖凡二十五載權寵日盛李浩陸游王十朋陳俊卿相繼言之三十一年罷爲太傅醴泉觀使進封同安郡王賜玉帶朝朔望上備敵十策九月爲御營宿衛使命往京口爲守

江計與虞允文協力拒敵敵不能濟遂輕舟渡江以伺敵會
金深入朝議欲舍淮保江存中持不可乃已金兵在揚州臨
江固壘以老之金尋請盟乾道元年班師加昭慶軍節度使
復奉祠時興屯田獻楚州私田三萬九千畝二年卒年六十
五以太師致仕追封和王謚武恭存中天資敢勇大小二百
餘戰身被五十餘創宿衛出入四十年最寡過孝宗以爲舊
臣尤禮異之呼郡王而不名嘗以家廟祭器爲請遂許祭五
世前所無也祖母劉流落蜀隴日夜禱祠訪問卒迎以歸御
軍寬而有紀將士專以才勇選不私部曲李顯忠以罪斥奏
爲統制官後爲名將子僕工部侍郎倭簽書樞密院事昭慶
軍節度使

以上
代州

司馬池字和中陝州夏縣人晉安平獻王孚後也少孤家貧

數十萬悉推諸父而自力讀書時開哈口道運鹽池日昔人
何爲捨選而就迂殆必有未便者未幾山水暴至鹽車盡沒
舉進士當試殿廷而友匿母亡書池心動夜不能寐日吾母
素多疾家得無有異乎行至宮城門徘徊不能入友止以母
疾告遂號慟而歸後中第授永甯主簿出入乘驢以公事謁
令令南向挽令西向論事不少屈歷建德郾縣尉蜀人妄言
蠻入寇令闔邱夢松假他事上府主簿稱疾不出池攝縣事
會上元張燈縱民遊觀凡三夕民心遂安調鄭州防禦判官
知光山縣盛度薦於朝改祕書省著作佐郎歷通判留守司
樞密使曹利用奏爲羣牧判官辭不就固授之內侍皇甫繼
明兼領估馬司自言估馬有羨利乞遷官制置使欲附會池
獨不可除開封府推官敕至閤門爲繼明黨所沮罷知耀州

擢利州路轉運使知鳳翔府召知諫院懇辭仁宗謂宰相曰
人皆嗜進而池獨嗜退亦難能也加直史館復知鳳翔岐陽
鎮巡檢夜飲富民家部卒執之約不敢復督士卒而後釋其
縛池捕首惡誅之巡檢亦坐廢累遷尙書兵部員外郎兼侍
御史知雜事更戶部度支鹽鐵副使上曰是固辭諫官者擢
天章閣侍制知河中府徙同州又徙杭州轉運使江鈞張從
革劾決事不當降知德州而轉運使爲姦利或謂池可舉劾
以報池曰吾不爲也人稱其長者徙知晉州卒

司馬旦字伯康池子以父任爲祕書省校書郎歷鄭縣主簿
有婦藺訟奪人田家多金錢買吏合爲姦旦案之寃者以直
并元慶豪欺鄉里擒治於法時旦年尙少人驚服吏捕蝗擾
民言蝗民之仇宜聽自捕輸之官後著爲令服除監饒州永

平鑄錢監知祁縣天大旱羣盜剽劫召富家開以禍福爭出粟饑者獲濟舉監在京百萬倉太原留之通判乾州未行舉監在京雜物庫知宜興縣獄必窮根株痛繩之民以詆冒爲恥歷知梁山軍安州治郡有大體再監鳳翔太平宮以大中大夫致仕卒年八十二旦澹薄無欲奉養苟完與弟光尤友愛光居洛旦居夏縣皆有園沼光歲一往省旦亦亦間至洛視光凡光論天下事旦有助焉及光被門下侍郎召固辭不拜旦引大義語之曰生平誦堯舜之道思致其君今時可而違非進退之正也光乃幡然就位英宗卽位入賀恩諸孫未仕者皆不遣惟遣從兄子稟喜周人急嘗有免官者分俸濟之其人願以女爲妾旦驚謝亟出妻奩中物使嫁之旦生於丙午與交彥博程公珣席汝言爲同年會賦詩繪像世以爲

盛事比唐九老子良試將作監主簿富永字希道善屬文仕承議郎陝州通判宏性剛正紹聖黨事起上書論辯得罪謫永州終陳留令卒死於黨禍

司馬樸字文季宏子少育於外祖范純仁紹聖黨事起宏上書論辯得罪純仁謫永州疾失明客至必令樸導以見時方七歲進揖應對如成人以純仁遺恩爲官宏死徒跣負柩還調晉甯軍士曹參軍轉運使王似諷樸伺通判過樸不可曰下吏而陷長官人且不食吾餘似賢而薦之靖康初入爲虞部右司員外郎金人次汴郊命樸使之問樸家世具以告喜曰賢者之後也待之加禮諭以亟求講解樸復命任事者疑不決後欽宗思樸言以爲兵部侍郎將北遷貽書請存立趙氏金人挾以北去且悉取其孥開封儀曹趙鼎爲匿其長子

倬於蜀得免建炎赦至樸私令齋詣徽宗金憐其忠釋之問五國城信與朱弁議制服弁欲先請樸曰爲臣子聞此當致其哀尙何請設請而不許奈何遂服斬衰朝夕哭金義而不問又以金情實歸報宋因王倫賜樸金倫還言金命樸爲行臺左丞樸辭而止益重之役卒於正定詔稱其忠節顯著贈兵部尙書謚曰忠潔

司馬光字君實池子生七歲如成人聞講左氏春秋愛之退爲家人講自是手不釋書至不知饑渴寒暑羣兒戲一兒登甕足跌沒水中眾皆棄去光持石擊甕破之水迸兒得活後京洛間畫爲圖仁宗寶元初中進士甲科年甫冠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列曰君賜不可違乃簪一枝除奉禮郎時池在杭求僉蘇州判官事內外艱毀瘠如禮僉書武成軍判官改大

理評事補國子直講樞密副使龐籍薦爲館閣校勘同知禮
院辟通判并州籍得罪去光三上書自引咎不報籍沒拜其
妻如母撫其子如昆弟時人賢之改直祕閣開封府推官同
知諫院諫官范鎮首發國嗣議光在并州聞而繼之且貽書
勸鎮以死爭至是復面言臣昔上三章願果斷力行上沈思
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乎此忠言但人不敢及耳光退未聞
命復上疏上大感動曰送中書光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
定議異日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爲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拱
手曰敢不盡力及英宗受命濮議興卽奏漢宣爲孝昭後終
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孝元亦不追尊鉅鹿南頓
君此萬世法也後詔兩制集議濮王典禮學士王珪等莫敢
先光獨奮筆書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宜準封贈

期親尊屬故事稱爲皇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珪命吏以手
藁爲按與大臣意殊御史六人爭之皆斥光乞留不可遂請
與俱貶神宗擢翰林學士光力辭不獲御史中丞王陶以論
宰相不押班罷光代之遂上疏論修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
武治國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其說甚備且曰臣獲
事三朝皆以此六言獻平生力學所得盡在是矣光嘗患歷
代史繁人主不能遍覽遂爲通志八卷以獻英宗悅之命置
局祕閣續其書至是神宗名之曰資治通鑑自製序授之俾
日進讀王安石得政行新法光疏其利害屢爭於朝上欲用
光訪安石安石曰光在高位則異論之人倚以爲重今用光
是與異論者立赤幟也上竟拜光樞密副使光辭曰陛下所
以用臣蓋察其狂直庶有補於國家若徒以祿位榮之而不

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
生民之患是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今誠能罷制置條例司
退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抗
章至七八上使謂曰樞密兵事也不當以他事爲辭對曰臣
未受命則猶侍從於事無不可言者安石起視事光乃得請
遂求去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徙知許州趣入覲不赴請
判西京御史臺歸洛自是絕口不論事而求言詔下光讀之
感泣乃復陳六事上嘗指御史大夫曰非司馬光不可又將
以爲承華師傅蔡確沮之資治通鑑未就上以爲賢於苟悅
漢紀數促使終篇賜以頴邸舊書二千四百卷書成加資政
殿學士凡居洛陽十五年天下以爲眞宰相田夫野老皆號
爲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其爲君實也及赴闕宿衛士望

見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觀馬至不得行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宣仁后臨政起光知陳州過闕留爲門下侍郎蘇軾自登州召還緣道人相聚號呼曰寄謝司馬相公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我是時天下引領拭目以觀新政而議者但毛舉細事稍塞人言光曰神考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所建爲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抹焚拯溺況今以母改子非子改父眾議甫定遂罷保甲團教不復置保馬廢市易法所儲物皆鬻之不取息除民所欠錢京東鐵錢及茶鹽法皆復其舊或謂光曰熙豐舊臣多儉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義間上則禍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宗社必無此事於是天下釋然曰此神廟本意也元祐元年復得疾詔朝會再拜勿舞蹈時青苗免役將官之

法猶在而西戎議未決光嘆曰四患未除吾不瞑目矣折簡與呂公著云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託今以屬公乃論免役五害乞直降勅罷之諸將兵皆隸州縣軍政委守令通決廢提舉常平司以其事歸轉運提點刑獄邊計以和戎爲便謂監司多新進少年令近臣於郡守中選舉而於通判中舉轉運判官又立十科薦士法皆從之拜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免朝覲許乘肩輿三日一入省光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令子康扶入對且曰毋拜遂罷青苗錢復常平糴糴法兩宮虛已以聽遼夏使至必問光起居勅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開邊隙光欲以身殉社稷躬親庶務不舍客舉諸葛亮食少事煩以戒光曰死生命也爲之益力病革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然皆朝

延天下事也九月卒年六十八贈太師溫國公喪歸葬謚曰文正賜碑曰忠清粹德汴京人罷市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及葬哭者如哭其私親嶺南封州父老亦相率具祭都中及四方皆畫像以祀飲食必祝光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在洛時每往夏縣展墓省其兄旦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誠心自然天下敬信陝洛間皆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光於物澹然無所好於學無所不通惟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洛中有田三頃喪妻賣田以葬惡衣非食終其身紹聖初御史周秩首論光誣謗盡廢其法章惇蔡京請發冢斲棺不許但奪贈謚仆碑而惇言不已追貶清遠軍節

度副使又貶崖州司戶參軍徽宗復太子太保蔡京擅政復正議大夫京撰發黨碑令郡國皆刻石長安石工安民當鑄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意但司馬相公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欲加罪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鑄安民二字恐得罪後世聞者媿之靖康元年贈謚建炎中配饗哲宗廟庭咸濟三年從祀孔廟

司馬康字公休光子幼端謹不妄言笑事父母至孝博通羣書以明經上第居母憂勺飲不入口者三日杖而後起見者哀之侍光居洛上之從學者退與康語未嘗無所得光修通鑑康有助焉光卒執禮如母喪哀毀過之治喪用禮經得道恩悉與族人爲講官上疏陳前世治少而亂多及祖宗創業之艱難積累之勤勞其言切至又言孟子爲書最純正陳王

道尤宜觀覽康自居父喪居廬疏食寢於地遂得腹疾至是不能朝謁賜優告疾且殆猶力解孟子二卷條具諸所當言以待日得一對極言而死無所恨矣使召醫李積於充積老矣鄉民間之皆往告曰百姓受司馬公恩深今其子病願速往也來者日夜不絕積遂行至則不可爲矣年四十一而卒詔贈右諫議大夫康爲人廉潔口不言財初立溫公神道碑上嘗遣使賜白金二千兩康以費皆官給辭不受道家吏入京師納之乃止范祖禹爲誌其墓康子植幼宣仁后憫之呂大防謂康素以邵伯溫爲可託請以伯溫爲西京教授以教植伯溫至誨植曰溫公之孫大諫之子賢愚在天下可畏也植聞之力學不懈卒有立於世子位鎮廣州扈從高宗南渡遂寓杭

司馬宣字周卿溫公再從兄父浩贈衛尉卿宣以蔭補累官
駕部員外郎初爲華州司戶參軍時多滯獄宣爲直而釋之
及母喪歸釋者炷香於頂泣送之宣履官廉正處事精詳喜
愷不形及卒閔者無不嘆惜

司馬昱字昭遠溫公再從兄父沂贈尚書都官郎中以孝謹
稱喜鬪人而自以惡衣食終其身里第進士龐籍爲郎延經
略使奏通判鄆州州將不法里正色力爭不少假廉靜質直
所至有惠政罷官至京師未嘗有所謁終太常少卿爲人孝
友寬厚容物而內守勁直善爲詩

司馬京字亢宗溫公再從子父諮爲人謹厚孝友自幼無子
弟之過贈尚書比部郎中京以蔭補累遷駕部員外郎通判

潞州事彊直幹敏所至吏民稱之

以上
解州

王曙字晦叔隋東臯子績之後世居河汾後僑河南第進士
調定國軍節度推官咸平中舉賢良方正科入等遷祕書省
著作佐郎知定海縣爲羣牧判官考集羣牧故事六卷上之
遷太常丞累官樞密直學士知益州繩盜以峻法卒夜告軍
將亂立辨其僞斬之蜀人比張詠號前張後王入爲給事中
曙妻寇準女準貶降知汝州再貶郢州團練副使起光祿卿
知襄州又徙汝州復給事中知潞州殺人獄具獨疑之旣而
杜衍提點刑獄事果辨作辨獄記以戒徙河南府永興軍召
爲御史中丞兼理檢使理檢置使自此始玉清昭應宮災上
言所建宮非應經義災變之來若有警者願除其地罷諸禱
祠以應天變遂詔不復繕修又請三品以上立家廟以尙書
工部侍郎參知政事疾請罷改戶部侍郎資政殿學士知陝

州徙河陽再知河南府遷吏部召爲樞密使拜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逾月卒贈太保中書令謚文康曙方嚴簡重有大臣
體居官深自抑損喜浮圖法在西京歐陽修尹洙爲官屬嘗
舉寇萊公以戒游晏修起對曰萊公正坐老而不知止爾曙
默然及爲樞密使首薦修等置之館閣有集四十卷周書音
訓十二卷戲斗奉使錄二卷集兩漢詔議四十卷

王益恭字達夫曙子蔭衛尉寺丞性恬淡慕唐王龜數解官
就養曙治第西京益恭勸引年不果終喪遂以尚書司門員
外郎致仕間與浮圖隱者遍遊名園山水累遷司農少卿卒
王益柔字勝之曙子抗直尙氣喜論天下事蔭殿中丞上備
邊選將策杜衍丁度宣撫河東益柔寓書言河外兵餒無法
非易帥臣轉運使不可因條其可任者衍度使還以學行政

事薦知介休縣慶厯執政用范仲淹富弼韓琦忌者多攻之
益柔上書論辨言尤切直尹洙貶慶州益柔訟之不聽范仲
淹未識而以館閣薦除集賢校理預蘇舜欽秦邸會醉作傲
歌黜監復州酒久之爲開封府推官鹽鐵判官凡所需不應
法暨有司迎合者悉論之出爲兩湖京東西轉運使上言考
課法願參以唐四善兼取行實列三等不行熙甯元年入判
度支審官院詔百官轉對因言人君之難莫大于辨邪正邪
正之辨莫大于置相相之忠邪百官之賢否也若唐高宗之
李義府明皇之李林甫德宗之盧杞憲宗之皇甫鎛帝王之
鑑也高宗德宗之昏蒙固無足論明皇憲宗之聰明乃蔽于
二人如此以二人之庸猶足以致禍况誦六藝挾才智以文
其姦說者哉意蓋指王安石也判吏部流內銓舊制選人當

改京官滿十人乃引見由是士多困滯且舉者有故輒不用益柔請才二人卽引見眾論翕然稱之遷龍圖閣直學士祕書監歷知應天府卒年七十二益柔少力學通羣書爲文日數千言獨不喜詩賦范仲淹薦試館職乞試以策論特聽之司馬光嘗曰自吾爲資治通鑑人多欲求觀讀未終一紙已欠伸思睡能閱之終篇者惟王勝之耳其好學類此

薛奎字宿藝絳州正平人化先子舉進士爲州第一推與里人王巖而處其下進士及第爲隰州軍事推官州民常聚博僧舍一日盜殺寺奴博者適至邏卒捕送州誣伏奎獨疑之白州綏其獄後果得實徙儀州推官部丁夫運糧至鹽州會久雨粟麥潰腐奎請縱民還州而償所失盧之翰始怒旣而意解凡民所失悉奏除之改大理寺丞知莆田縣請蠲南閩

時稅鹹魚蒲草錢遷殿中丞知長水縣徙知興州歲調兵三百采鐵給錢監而歲入不償費奎奏聽民自采所輸輒倍之遷太常博士向敏中薦殿中侍御史出爲陝西轉運使後以戶部郎中直昭文館知延州趙元昊遣吏至汴請俸吏因市禁物隱隱算請留蜀道緘帛于關中轉致給之遷吏部擢龍圖閣待制權知開封府爲政嚴敏擊斷無所貸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疏論擇人求治崇節儉屏聲色凡十數事或讒滯禁中語改授集賢院學士知并州改秦州務爲儉約教民水耕謹商算歲中積粟三百萬征算餘三千萬覈民隱田數千頃得芻粟十餘萬加樞密直學士知益州秦民與夷落數千人請留璽書褒諭不許嘗夜燕戍卒殺人人皆奔走奎密遣捕殺之坐客莫知臨事持重明決多此類召爲龍圖閣

學士權三司使遂參知政事遷尙書禮部侍郎章獻謁太廟欲被服袞冕奎力陳其不可不聽及章獻喪上日頃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奎曰其在袞冕也服之豈可見章聖于地下卒以后服斂因上言請逐內侍羅崇勳等以喘疾數辭位罷爲戶部侍郎資政殿學士判尙書都省上手書禁方賜之卒贈兵部尙書謚簡肅奎性剛不苟合遇事敢言眞宗數宴大臣奎諫曰天下誠無事而大臣數被酒無威儀非所以重朝廷也上善其言及參知政事謀議無所避又能知人善任范仲淹龐籍明鎬自爲選人皆以公輔許之從子爲嗣

張觀字思正絳州絳縣人少謹愿好學中服勤辭學科第一授將作監丞通判解州坐失劾鹽池吏降監河中府稅復通判果州改祕書省祕書郎仁宗初遷太常丞擢右正言直史

館爲三司度支判官同修起居注改右司諫知制誥判登聞
檢院出知杭州還判國子監構發遣開封府事進爲翰林學
士知審官院累遷左司郎中以給事中權御史中丞災異求
直言上四事一曰知人二曰嚴禁三曰尙質四曰節用河北
水又條七事曰導積水以寬橋種緩催欠以省禁錮寬刑罰
以振淹獄收逃田以募歸復罷工役以先急務止配率以阜
民財通商旅以濟艱食復知審官院遂拜同知樞密院事康
定中西兵失利議點鄉兵久不決遂與王昉陳執中俱罷以
資政殿學士尙書禮部侍郎知相州徙澶州河壞孫陳埽或
請趨北原觀曰太守獨去如州民何射率卒徒增築之隄完
水亦退徙鄆州請弛鹽禁以便民歲免黥配者不可勝計歷
知應天府孟州河南府以吏部侍郎兼御史中丞請便郡養

父居業以觀文殿學士知許州月餘拜左丞父憂哀毀既練卒贈吏部尚書謚文孝觀嘗上書願以官授父真宗嘉之以居業爲京官及觀貴居業至大府卿嘗嘉洛山川風物觀買田宅營林榭以適其意蚤起奉藥膳然後出視事未嘗一日廢也恬曠少欲書必楷無一行草仁宗飛白書清字賜之以賞其節云

趙鼎字元鎮解州聞喜人少孤力學通經史百家書第崇甯五年進士對策言章惇誤國累官河南洛陽令宰相吳敏知其能擢開封士曹議割三鎮鼎曰祖宗之地不可與人何庸議已而議立張邦昌鼎與胡寅張浚逃太學中不書議狀高宗除戶部員外郎知樞密院張浚薦之除司勳郎官幸建康言宜以六宮所止爲行宮車駕所止爲行在擇精兵以備儀

衛其餘兵將分布江淮使敵莫測巡幸之定所上納之應詔
言自熙甯間王安石用事變祖宗之法而民始病假開國之
謀造生邊患興理財之政窮困民力設虛無之學敗壞人才
至崇甯初蔡京託紹述之名盡祖安石之政今日之患始於
安石成於蔡京今安石猶配享廟廷而京之黨未除時政之
闕無大於是乃罷安石配享擢右司諫又遷殿中侍御史中
丞范宗尹言故事無自司諫遷殿中者上曰鼎在言路極舉
職所言四十事已施行三十有六遂遷侍御史幸會稽鼎陳
戰守避三策拜御史中丞請督王瓚進軍宣州周望分軍出
廣德劉光世渡江駐蘄黃爲邀擊之計又言經營中原當自
關中始經營關中當自蜀始欲幸蜀當自荆襄始吳越介在
一隅非進取中原地荆襄左顧川陝右控湖湘而下瞰京洛

三國所必爭宜以公安爲行關而屯重兵于襄陽連江浙之粟以資川陝之兵經營大業計無出此除知樞密院川陝宣撫使時人士皆惜其去蓋諫多留行會邊報沓至鼎每陳用兵大計及朝辭上曰卿豈可遠去當遂相卿九月拜尙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制下朝士相慶時劉豫子麟與金合兵入鼎論戰禦之計諸將各異議獨張浚以爲當進討鼎是其言上亦欲臨江決戰鼎喜曰累年退怯敵志益驕今聖斷親征成功可必於是詔張浚援韓世忠而命劉光世移軍建康且促世忠進兵世忠至揚州大破金人於大儀鎮張浚久廢鼎言浚可大任乃召除知樞密院命往江上視師時敵兵久駐淮南謀北歸鼎曰金人無能爲矣命諸將邀諸淮連敗之金人遁去鼎奏金人遁歸尤當博采羣

言爲善後計詔呂頤浩等議之五年還臨安晉守左僕射知
樞密院事鼎以政事先後及人才所當召用者條置座右次
第奏行及封環建國公建資善堂鼎薦范冲爲胡善朱震爲
贊讀朝論謂二人極天下之選監修神宗哲宗二史是非各
得其正上親書忠正德文四字賜鼎又以御書尙書一帙賜
之劉麟劉猷分路入寇時張浚屯盱眙楊沂中屯泗韓世忠
屯楚岳飛駐鄂劉光世駐廬沿江上下無兵鼎奏今賊已渡
淮當亟遣張浚合光世軍盡掃淮南之寇然後議去留上善
其策詔二將進兵浚軍至藕塘與猷戰大敗之鼎命沂中趨
合肥以會光世光世已棄廬鼎曰上詔浚有不用命者聽以
軍法從事光世大駭復進至肥河與麟戰破之麟猷拔柵遁
去以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七年幸建康浚去位召鼎入

對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進四官鼎
再相或議其無所施設鼎聞之曰今日之事如人患羸當靜
以養之若復加攻必傷元氣矣劉豫廢鼎遣間招河南守
將多舉城或率部曲來歸得精兵萬餘馬數千上喜曰朕常
慮江淮數百里備禦空虛今得此軍可無患矣金議和朝論
以爲不可信鼎曰羣臣憤懣出於愛君不可以爲罪宜以不
得已諭之上從其言羣議遂息御筆掅除節鉞封國公鼎奏
建國雖未正名天下皆知陛下有子在今禮數不得不異所
以繫人心也上曰姑徐之鼎嘗關和議與檜意不合及鼎爭
璩秦檜乘間擠之又薦蕭振爲侍御史振本鼎所引及入臺
劾罷參知政事劉大中鼎曰振意不在大中也引疾求免言
大中持正論爲章惇蔡京之黨所嫉臣議論出處與大中同

大中去臣何可留乃以忠武節度使出知紹興府尋加檢校少傅改奉國軍節度使檜率執政往餞鼎不爲禮一揖而去檜益憾之始浚薦檜可與共大事鼎再相亦以爲言然檜機奔深險外和而中異浚初求去有旨召鼎鼎至越丐祠檜惡其逼己徙知泉州又諷謝祖信論之遂奪節御史中丞王次翁又論之命提舉洞霄宮鼎自泉州歸復上書言時政檜息其復用諷次翁又論之謫居興化軍論者猶不已移漳州又謫清遠軍節度副使潮州安置在朝五年杜門謝客時事不掛口有問者但引咎而已中丞詹大方又誣之移吉陽軍鼎謝表曰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檜見之曰此老倔強猶昔在吉陽三年潛居深處門人故吏皆不敢通問惟廣西帥張宗元時饋醪米檜知之命本軍月

具存亡申鼎遣人語其子汾曰檜必欲殺我我死汝曹無患
不爾禍及一家矣先得疾自書墓中石至是書銘旌云身騎
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遣言屬其子乞歸葬遂不食
而死時紹興十七年也天下聞而悲之明年得歸葬孝宗謚
忠簡贈太傅追封豐國公後配享高宗廟庭擢其孫十有二
人鼎爲文渾然天成凡高宗處分軍國機事多其視草有擬
奏表疏雜詩文二百餘篇號得全集論者謂中興賢相以鼎
爲稱首

孟宗政字德夫絳州人父林從岳飛至隨州僑家焉宗政幼
豪偉有膽略開禧二年金將完顏董犯襄郢率義士據險邀
擊奪其輜重宣撫使吳玠奇之補承節郎棗陽令京西路分
趙方吳柔勝皆薦其才轉秉義郎京西鈐轄駐襄陽嘉定十

年金犯襄陽棗陽方檄宗政節制神勁報捷忠義三軍與統制扈再興陳祥分三軍設三伏蹀血以戰金兵敗走尋報棗陽圍急午發峴首遲明抵棗陽馳突如神金人大駭宵遁方時帥京西差權棗陽軍初抵事一愛僕犯新令立斬之軍民股栗築隄積水修治城堞簡閱軍士十一年金帥完顏賽不圍城宗政與再興合兵角敵歷三月大小七十餘戰身先士卒金人戰輒敗乃周城開濠四而兵列濠外以絢鈴自警鈴響則犬吠宗政厚募壯士乘間突擊隨方力拒隨守許國援師至白水率諸將出戰金人奔潰賜金帶轉武德郎十二年金帥完顏可擁步騎傅城宗政囊練盛沙以覆樓棚列甕渚水以隄火募礮手擊之一礮輒殺數人金人選弩子手二千擁雲梯天橋先登又募鑿礮石工陷城運茅葦直抵圍樓下

欲焚樓宗政先燬樓掘深阬防地道劫戰棚防城隕穿奔才
透卽施毒煙烈火鼓鞴以熏之金人窒以濕氈析路劄土城
頽樓陷宗政撤樓益薪架火山以絕其路列勇士以長槍勁
弩備其衝距樓陷所數丈築偃月城袤百餘尺翼傅正城深
阬倍仞躬督役五日成金兵披厚鎧毳衫鐵面而前又濕氈
濡革蒙火山覆以水雪擁雲梯徑抵西北圓樓登城中軍以
長戈舂其喉殺之敢勇城軍自下夾擊金兵墜死燎燄金將
於後拒馬輝刀迫令前自斫至夕死傷踵接梯橋盡燬俄乘
順風滾濠飛脂革燒駮棚宗政激將血戰凡十五陣金兵死
者千餘弩子手十死七八射其都統殪天反風金人礮愈急
會王大任領銳卒一千轉鬪入城遂賈勇入金營自晡至三
更金人橫尸遍地訛可走奪銅印十有六獲輜重牛馬萬計

升武功大夫兼閣門宣贊舍人重賜金帶制置司以湖陽縣
迫金境檄宗政圖之一鼓而拔燔聚夷砦俘掠以歸金人自
是不敢窺襄漢棗陽代許國爲荆鄂都統制仍知棗陽宗政
以迫濠而陳迺於西北濠外澗水爲溝以限騎中原遺民來
歸者萬數發廩贍之給田糊屋與居籍勇壯號忠順軍俾出
沒唐鄧間威振境外金人呼爲孟爺爺俄病卒轉右武大夫
團練使防禦使宗政爲將有功怨必賞有罪親必罰好賢樂
善未嘗學兵法而暗與之合死之口邊城爲罷市慟哭

孟珙字璞玉宗政子也僞棗陽金人犯襄陽駐團山珙料其
必窺樊城獻策宗政由羅家渡濟河宗政然之翼日諸軍臨
渡布陣金人果至半渡伏發殲其半宗政援棗陽常父子相
失珙望敵騎中有素袍白馬者曰吾父也急麾騎軍突陣遂

脫宗政以功補進勇副尉轉進武校尉理宗特授忠翊郎又
辟京西第五副將權管神徑左右軍統制初宗政招唐鄧蔡
壯士二萬餘人號忠順軍命江海總之眾不安制置司以珙
代分其軍爲三眾乃帖然紹定初荆平堰於棗陽建通天槽
溉田十萬頃軍民分屯收五十萬石二年升京西第五正將
母憂起復京西兵馬鈐轄棗陽軍駐劄仍總三軍六年元暹
蔡檄珙戍鄂討金唐鄧行省武仙破其九砦武仙走追及之
仙與五六騎奔降其眾七萬人獲甲兵無算還軍襄陽轉修
武郎鄂州江陵府副都統制元遣王檄約攻蔡珙請以二萬
人行端平元年正月城中絕糧盡珙帥師向南門列雲梯令
諸將聞鼓則進萬眾競登大戰城上降其丞相烏古論栲栳
殺其元帥兀林達執參政張天綱以歸得金謚寶玉帶金銀

印牌有差還軍襄陽擢建康府都統制二年授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駐黃州朝辭上問恢復對曰願寬民力蓄人材以俟機會問和議對曰臣當言戰不當言和賜賚甚厚兼知光黃州節制黃蘄光信陽四郡軍馬元兵攻蘄州解其圍又攻襄陽珙往節度破砦二十有四還民二萬嘉熙三年累授樞密都承旨制置使兼知鄂州初詔珙收復京襄珙謂必得郢然後可通饋饒得荆門然後可出奇兵由是發兵深入所至以捷聞拜武甯軍節度使四川宣撫使釐蜀弊政爲條頒諸郡縣淳祐五年以職事修舉轉行兩官許回授珙至江陵登城嘆曰江陵所恃三海不知沮洳有變爲桑田者敵一鳴鞭卽至城外乃修復內隘十有一別作十隘於外障沮漳水繞城北入于漢三海遂通爲一渺然巨浸及襄陽軍亂行省范

用吉密通降款珙白於朝不省嘆曰三十年收拾中原人今志不克伸矣病革乞休致卒于江陵府治是月朔大星隕境內聲如雷卒之夕大風發屋折木贈太師封吉國公謚忠襄廟曰威愛珙忠君體國可貫金石名位雖重惟建鼓旗臨將吏面色凜然退則焚香掃地隱几危坐若蕭然事外遺貨色絕滋味其學達於易著警心易贊亦通佛學自號無庵居士

兄璟鎮武昌弟瑛璋並以軍功顯

以上絳州

姚兕字武之五原人父寶戰死定川兕補右班殿直爲環慶巡檢一矢斃夏酋夏眾潰遂破蘭浪夏圍諸砦兕時駐荔原堡先羌未至據險張疑兵伺便輒出有俾酋甚武射中其目斬首還一軍驩呼明日攻益急兕手射數百人裂指流血又遣子雄引壯騎馳掩其後所向必克敵乃退攻大順城復往

救轉關三日斬級數千卒全二城慶軍叛以親兵守西關盜
奔兇追及下馬與語皆感泣羅拜誓不敢爲亂神宗聞其名
召入覲試騎射屢中的賜銀槍袍帶遷都監徙鄜延涇原從
攻河州飛矢貫耳戰益力河州旣得鬼章圍之兇曰解圍法
當攻其所必救乃往擊隴宗圍遂解累遷皇城使進鈐轄從
攻交阯有功領雅州刺史破乞弟領忠州團練使進副總管
遷東上關門使徙熙河與种誼合討洮州破六逋宗城夜斷
浮橋援兵不得度遂擒鬼章眞拜通州團練使卒於鄜延總
管贈忠州防禦使兇事母孝凡圖畫器用皆刻仇讐未報字
力學兵法老不廢書尤喜顏眞卿翰墨曰吾慕其人耳與弟
麟號二姚

姚麟字君瑞從兄兇攻河州中矢透骨鏃留不去以彊弩出

之笑語自若積功至皇城使爲秦鳳副總管從李憲討生羌擒冷雜朴再轉東上閣門使英州刺史元豐西討以涇原副總管從劉昌祚勝於磨夥隘轉戰向鳴沙趨靈州而高遵裕敗降皇城使永興軍路鈐轄復爲涇原副總管夏乞蘭會驂言乘常不廢卽爲順命可息兵矣獨蘭會不可與順飭邊備示進討之形以絕其望從之督諸將討堪哥平經略使盧秉上其功賜金帛六百元祐初擢威州團練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歷步軍殿前都虞候步軍馬軍副都指揮使紹聖三年以建武軍節度觀察留後出知渭州安燾請留曾布沮之韓忠彥曰奏對語言非所以責此輩乃留不遣尋拜武康軍節度使殿前副都指揮使王瞻取青唐麟謂方息肩奈何生此大患贍果敗徽宗進都指揮使節度建雄定武軍檢校司

徒卒駕臨之贈開府儀同三司麟沈毅持重不少縱捨宿衛將嘗犯法詔釋之麟杖於庭而後請拒詔之罪故所至肅然姚雄字毅夫兒子少勇鷲有謀年十八從父討金湯以首騎先登奪隘又城荔原功韓絳薦之閱試延和殿征安南瀘川皆在行歷涇原秦鳳將駐甘谷城知通遠鎮戎軍岷州官累佐騏驎使紹聖中渭帥章榘城平夏雄部燕河兵策援夏傾國來慶陽矢注肩益奮賊引卻追躡大破之斬三千級俘數萬先五日折可適敗於沒烟雄得備諸道始得并力城成擢東上閣門使秦州刺史明年寇攻平夏勢銳甚雄與弟古合兵卻之徙知會州遷熙河鈐轄王瞻略地青唐羌攻湟鄯詔與苗履援之邈川方急雄至羌望見塵起驚而潰遂趨鄯州履後期乃至贈言蘭溪宗有遺寇履卽往雄諫不聽戒所部

嚴備以待俄而履師退賊追及雄整眾迎擊破之獻馘二千
遣中使勞問徙河州种朴戰沒王騰軍陷敵雄自鄯至湟四
戰皆捷拔出之遂築安鄉關夾河立堡以護浮梁通湟水漕
運商旅始集加防禦使建中靖國初議棄湟州詔訪雄雄以
爲可棄遂賜趙懷德徙知熙州進華州觀察使王原復河湟
治棄地罪停雄官光州居住復竄金州明年歸起權經略熙
河安輯復新邊使知滄州加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復爲
熙州遷安德軍節度觀察留後步軍副都指揮使拜武康軍
節度使召爲中太一宮使納節改左金吾衛上將軍又以武
康節知熙州熙河十八年間更十六帥唯雄三至凡六年尋
以檢校司空奉甯軍節度使致仕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武

憲

以上郭爾多
斯蒙古部

右宋天聖至建炎五十一人

智浹汾州人嘗舉進士知書通春秋左氏傳好直言少保岳飛以賓客禮之及飛下吏浹上書頌冤察檜怒並送大理獄成浹坐決杖送袁州編管

遺補

山西通志卷一百二十五